岁月感怀

父亲的拉盐船岁月

■ 蔡美美

“脚蹬石头手刨沙哟……”，“嗨佐……”；“船上盐巴家家要哟……”，“嗨佐……”多少年了，五通桥至宜宾岷江河段拉盐船的号子声，依然穿越时代的烟云，在父亲的耳畔回响。那时，岷江的风里有父亲汗水的咸味，江边山岩上有他双手攀爬的印迹，沙砾滩涂中有他脚掌裂口渗出的血丝……他就是在那泥水里扑腾、山岩上匍匐，撑起了一家的生计。

这一段拉盐船的经历，父亲从来不需要刻意想起，但至老也从未忘记。

1968年，父亲娶了比他小七岁的妻子——我的母亲。结婚当天，他借了堂兄一条八成新的裤子去迎亲。

那时他还在生产队里集体劳作，靠工分吃饭。眼瞅着有限的收入难以支撑家里的生活，恰好那个年代，五通桥盐厂有大量盐巴需要沿岷江运送，于是五通桥、犍为至沐川一带的生产队大多配有几十吨的木船，专揽盐巴运输。

父亲主动申请去拉纤，因为能比在地里劳作多挣一些工分。

盐巴装上大木船，沿岷江运往宜宾。在没有机动船的年代，木船动力不足，必须靠人力拉纤。顺流而下时不需拉纤，但遇到长滩、水流缓慢时，也需要纤夫下船拉一把。到了宜宾卸货后返程，便是逆流而上，需要全程拉纤。即使是空船，逆水行舟也全靠人力搏击水流，一刻不能松懈。特别是遇上回水沱或险滩激浪时，拉纤的人拼尽全力，手脚并用，躯体几乎贴着地面爬行。汗水顺着鼻尖成串滴落，只有咬牙把船拉过陡滩，才能大口喘气，休息片刻。

拉纤的人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遇水涉水，逢山攀岩。衣服常被汗水浸透或蹚水湿透，黏在身上极不舒服又影响发力。所以索性光着上身，有的甚至全身赤裸。

父亲是沐川高中的高材生，高考超过录取线40分，却因故未能上大学。他曾是校排球队的主力，英俊儒雅，大家都叫他“帅小伙”。而今加入了拉纤的行列，但他的底色依然是个“书生”。父亲看到队里一个叫“二和尚”的纤夫，只在腰间系了一件围腰，他的脸马上红了。

但二和尚告诉他，这样少受罪。不得已，父亲也脱下了上衣，脱去了草鞋，却始终不肯脱下最后遮羞的短裤。

这份倔强让父亲吃尽苦头。他的大腿内侧常常被汗湿的短裤摩擦，皮下青紫一片，甚至皮破渗血。汗水流下，如同伤口撒盐，让人疼痛无比。每次回到家，母亲都流着泪帮父亲擦上红药水，然后对他说：“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反正队伍里都是男人，你也脱光吧。”

父亲却说：“没事，结痂成茧后就不会破皮了。”母亲只好为他缝制更宽松的短裤，以减少对皮肤的伤害。相比这样的苦痛，拉纤的路途蕴藏着更大的危险。木船每遇暗涌或激流，巨大的反作用力会将拉纤的人扯进水里；也有人攀爬山岩时脚滑导致坠落。

有一次夏天拉船，头上烈日炙烤，脚下岩石滚烫，午饭时间已过，船还没有拉上滩头，大家只能鼓起最后一点劲硬撑着。二和尚性格直率，听到另一个外号“大坛儿”的人催了两遍怎么还不吃饭？便吼了一句：“你是饿死鬼投胎的唆？”哪想到前一秒还在躬身用力的大坛儿猛地松开套纤绳，站起来大喝一声：“老子不干了！”就在这一瞬间，原本受力均衡的纤绳迅速偏转向另一边，眼看着前面拉纤的人就要被扯下山岩、坠入江中。气头上的大坛儿突然意识到闯了大祸。他的脸唰一下白了，赶紧抓起套绳套在肩上，使劲稳住，主纤这才恢复了平稳。大家与死神擦肩而过，剩下的路程中，两人再也没有说话。船拉上滩头后，大家瘫倒在地，父亲看见大坛儿眼里一直红红的。

经过这件事，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用过激的语言刺激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不要去做“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

母亲怀上大姐要生产前，父亲盘算着再拉一趟纤，就能赶回家陪产照顾。正是这一趟拉纤，让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时的岷江航线还承担着川南森工局放原木至下游的运输任务。粗大的原木顺着江水自行流到下游，许多原木会在回水沱聚集。盐船经过回水沱时，为了防止与木料撞击，会派两三个人跳入水中，踩在三三两两的原木上推开船身。年轻力壮的父亲总是率先跳上原木。但由于没有踩木料的经验——必须踩在木料的中心线上，让木料两边受力均衡才不会翻滚。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如果一不小心滚落水里。河面铺满粗壮的原木，落水的人很难从众多原木底下游出来。

那次父亲只顾着用力推船，突然脚下的原木翻滚，他的身体失去平衡，双脚掉进水里，眼看着整个人即将沉入水中。他双手本能地抓住船舷，船上掌舵的艄公“五癞子”见状急忙递来一根桡子，这才将吊在船边的父亲拉上了船。

也许是心灵感应，在家待产的母亲莫名心慌，大姐竟提前几天出生。出生后，大姐一直没有睁眼睛，让母亲彻夜难眠。她担心大姐如果是瞎子，怎么向父亲交代？两天后，经历生死的父亲赶回家，冲进房间里抱起襁褓中的大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母亲暗自流泪，正想说什么，突然看见大姐睁眼了。母亲激动地脱口而出：“眼睛，眼睛！”后来，有接生经验的医生说，大姐两天不睁眼，是因为产妇生产前一两天一直在站立劳作，没有平躺休息导致。而母亲的另一种解释是：大姐在等父亲，好一睁开眼就看到他。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机动船逐渐引入岷江流域，靠拉纤的木船慢慢退出了运盐巴的历史，父亲也彻底告别了拉纤的生涯。

此时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回家种地也能养活家人。父亲成了村里起得最早的人，他种菜最拿手，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种菜能手”。村民常来请教，连部队也邀请父亲去指导种菜。母亲心疼他，总劝他悠着点。但父亲的口头禅是：“跟拉纤比起来，这些农活不算啥。”

短暂的拉纤岁月深深印进了父亲往后的生活。他记住了老纤夫的话：遇到船“打张”的危难关头，必须迅速后退一步，让肩上的套索松脱，人才不会被拉进河里。父亲后来深懂这一点，每当他遇到撑不下去的时刻，总是选择后退一步，因此渡过了许多难关。我们常常陪着年迈的父亲在岷江边散步。看着彩船江上夜游，父亲就会说：“现在好了，再也不用拉纤了，真不希望再有人去受那个罪。”

而今，拉纤已告别历史舞台，只存在于展览馆的艺术作品里。每当看到纤夫躬身拉纤的画作，我总会驻足凝视良久，看着一群纤夫，古铜色的后背汗水滚落，几乎低垂到路面的脸，像五爪钉耙紧紧扣住岩石的双手，用力后蹬的腿脚肌肉紧绷，脚后跟上几道血口子……眼眶不觉潮湿，因为这就是曾经的父亲。

嘉定趣谈

麻浩崖墓：汉代人凿在崖壁上的“另一个世界”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麻浩崖墓

麻浩幽崖凿汉宫，蜂房叠嶂势称雄。
开明故治遗风在，西极王仙胜迹崇。
图现荆轲惊白刃，佛传跌坐证泮功。
郭公题墨留真迹，千载兴亡一窟中。

在乐山三江汇流之处，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日复一日俯视着芸芸众生。而在大佛一侧，顺着凌云、乌尤两山之间的麻浩河溯流而上，不过数十米，另一处更为古老的文化遗产却藏于崖壁之上，静待来人。

这便是麻浩崖墓，两千多年前，汉代人用铁锤和凿子，在红砂石崖壁上为自己开凿的“另一个世界”。

密如蜂房的“地下府邸”

走到麻浩河北岸的凌云山麓，抬头仰望，你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东西长约两百米、上下宽约二十五米的崖壁上，墓门披连，层层叠叠，密如蜂房，有编号的崖墓多达五百四十四座，蔚为壮观。

这不是简单的洞穴，汉代人“视死如生”，他们相信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存在形式的开始。于是，他们仿照生前住宅的样式，在坚硬的崖壁上开凿出墓门、甬道、主室、棺室、耳室，甚至刻出飞檐、瓦当、斗拱、椽头等仿木建筑构件。比如一号墓，全长29米，前堂宽11米、高28米，俨然一座石砌的庭院。

郭沫若曾说：“乐山的文物，只有崖墓才有搞头。”他甚至认为：“能与乐山大佛媲美的只有麻浩崖墓。”1965年，这位乐山游子亲笔题写“麻浩崖墓”四字相赠，墨宝至今悬挂于博物馆大门之上。

“精好为南安各墓之冠”

这些崖墓曾长期被当地人称为“蛮子洞”，以为不过是僚人居住的洞穴。直到1937年，一位名叫杨枝高的考古爱好者遍访四川各地崖墓后惊叹：“此穴刻画第一精”。

消息传到入川躲避战乱的著名考古学者商承祚耳中，1940年，他带领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人员前来调查，认定这是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察完毕，他激动地在墓室内壁以大篆写下题记：“精好为南安各墓之冠”，并呼吁子孙后代永世保护。

1984年，中国第一批崖墓遗址类专业博物馆——乐山崖墓博物馆在此建立。1988年，麻浩崖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头上的“连环画”

走进一号墓，仿佛走进一座石刻艺术殿堂，墓内四壁及柱上共有35幅石刻画像，上方还刻有48个纹饰各异的瓦当，这些画像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荆轲刺秦图”。

这幅图刻于左壁，长358厘米、宽60厘米，共四个场景，从左到右刻画了侍臣、秦王政、荆轲、卫士和秦舞阳。只见荆轲怒发高耸，张手前扑，谋刺秦王不中，被卫士拦腰抱住，仍竭力挣脱；秦王弃袖丧冠，右手举剑惊慌奔逃；最左侧两个侍臣惊惶退避，最右侧秦舞阳跪伏于地，樊於期头颅尚置于匣中。

考古学者誉之为中国最早的连环画之一。1987年，此图与挽马图一同被《中国美术全集·秦汉雕塑卷》收录。乐山文化学者唐长寿曾无数次在这幅石刻画像前驻足感叹：此图刀法简洁明快，雕刻粗犷浑厚，古代的工匠用夸张对比的手法，便突出了人物个性，达到形神统一的艺术效果。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荆轲刺秦图，但麻浩这一幅公认艺术性最高。

另一幅“挽马图”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画中一匹烈马正奋起四蹄奔向左侧食槽，右侧马夫拉着缰绳，身体绷紧倾斜到极致。创作者以高浮雕技法，刻画了奔马桀骜不驯的雄姿和马夫全神贯注的神情。鲁迅曾感叹“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这幅挽马图正是这一风格的绝佳注脚。

值得玩味的是，挽马人有着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这无声地告诉我们，早在两千多年前，乐山就已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域外文明“相遇”。

仙道信仰与人间烟火

如果说荆轲刺秦图展现的是汉代人的历史观，那么墓中大量的仙道题材画像，则寄托着他们对永生的渴望。

在一件画像石棺上，西王母端坐正中，左右有龙虎，周围环侍九尾狐、三足乌、玉兔等瑞兽。另一件石棺上，伏羲、女娲相向而立，蛇尾相交这两位神话人物在中国汉代石刻艺术中出现最多，体现的正是死者转生、生命繁衍的美好期盼。青龙、白虎、玄武、朱雀四神图像也常见于石棺之上，它们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从人世到达仙界。

然而，汉代人并不只活在神话里，他们同样眷恋着人间的烟火气息。

出土文物中，有翩翩起舞的舞俑，有表情丰富的诙谐俑，有栩栩如生的庖厨俑。陶楼房、陶井、陶灶、陶釜、陶耳杯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还有践碓、水田、家禽家畜、劳作俑，反映了汉代乐山农业与养殖业的发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酒器的出土。耳杯作为汉代主要饮酒器，多与宴饮图相印证。比邻的柿子湾崖墓的“宴饮舞乐”图，虽有风化，仍看得出有二十人之多：他们或弹琴奏乐，或翩翩起舞，或坐于席上观赏，或恭立服侍，济济一堂。七号墓的“宴舞杂戏”图更为精彩：一艺人正作“弄丸”之戏，空中三个弹丸清晰可辨；一舞伎举袖舞巾，回首旋腰；一俳优缩颈鼓腹，双手提裤，蹒跚举步，颇为滑稽可笑。

这便是汉代“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的俗乐盛景的真实写照。

最早佛像与南丝路的“回响”

在麻浩崖墓的众多石刻中，最令学术界震惊的，是一尊小小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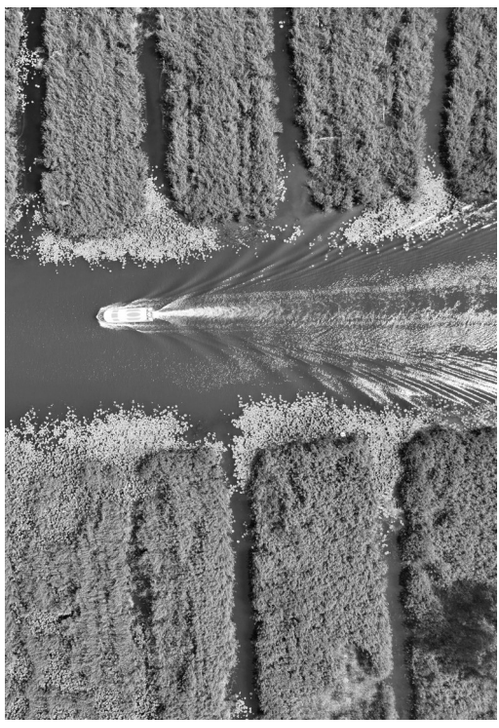
一号墓中间墓室门楣正中，刻有一尊结跏趺坐佛像，通高35至37厘米，为高浮雕。佛像高肉髻，头后有圆形背光，身着通肩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衣饰下垂，褶纹较深。其雕刻风格，与形成于公元一世纪的犍陀罗艺术早期佛像极为相似。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之一。此像的发现，从考古学角度证明：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已传入乐山地区。

佛教一般被认为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那么，为何在西南地区的东汉墓中会出现佛像？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另一条通道——南方丝绸之路。乐山地处四川西南，是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起点之一，这一地理位置为佛像从南方传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座东汉墓中，佛像与西王母、伏羲女娲等道教神仙题材共存。这生动地告诉我们：佛教初传中国时，与本土信仰是如何“和平共处”。

回望麻浩崖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墓葬群，更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汉代百科全书。

这里有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有飘逸灵动的神仙世界，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有来自异域的文明“回响”。汉代人用铁锤和凿子，把他们对于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全部理解，永远定格在了这面崖壁之上。



水清岸绿 牟宇 摄

手有菌香(组诗)

■ 李康云

嚎叫

捡拾鸡枞菌的人
拯救童年流星雨的同时
也救活了，狼尾草枯萎的嚎叫

白蚁

一节发光的高铁车厢，穿透黑夜
那是白蚁
为鸡枞菌孢子，凿出有光的缝隙

根密码

手有菌香的人们，仍在泥泞中奔跑
他们没有将鸡枞连根拔起
脆响声里，藏好种子，留下密码

鸡枞煎蛋汤

一碗刚出锅的鸡枞菌煎蛋汤
撒了点淡盐、葱花
母亲旧时脆生生的呼喊，
唤醒童年的荒芜舌尖

娟子送汤

城东工地上的父亲，那缸母亲炖好的鸡枞土鸡汤
当着工友，喝得山响，却藏了一半
命令小女娟子喝下，末班车，
赶紧回城西的家

白蚁搬家

鸡枞，独腿撑起的伞，快要顶破那丛草叶了
目送白蚁大军驮着它的孢子，逃出雨季
终于，放心地融化在阳光下

研地菌香

井研山地的卷舌方言，菌香缭绕
那群路边叫卖鸡枞菌的老人
仔细捡起碎渣，回家炖一大锅汤，全家喝

活着是余生

鸡枞菌，用仅有的72小时余生
告诉海洋彼岸眼盲的海伦·凯勒姑娘
我已爱过，不再是粉末

救赎

擅自养殖鸡枞菌的人
被“闪电击中”的残躯
被井研一朵野生鸡枞菌的香气，救活

蘑菇圈

雨后，蘑菇露头呐喊的密语
地表蘑菇圈似的村镇人群，仍旧捡拾鸡枞菌卖到城里去

长城云海 周万平 摄

四棵西瓜苗

■ 李琴

片羽时光

今年年初，因为新奇，找朋友要了四棵西瓜苗，想着自己种上，到夏天的时候也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西瓜，实现西瓜自由。

可人有时候会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我拿到西瓜苗后，马上就送给了我的母亲，把种瓜的任务甩给了她。自此，就再也没关心过我的西瓜苗。

就在五月底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那头传来她熟悉的声音。

“你这周末回来吗？我估摸着西瓜已经成熟，摘了一个，等你回来吃。”

我才恍然说：“什么？西瓜已经长大，可以吃啦？”

“是咧，我也没种过西瓜，就想象着给它们施点肥，我还上了油枯。西瓜滕有两三米长，肥得很。四根西瓜藤，结了五个瓜呐……”母亲高兴地给我讲着，没提她忙里抽空去施肥、授粉、打理藤蔓的辛苦。

“这周有点忙，周末就不回来了，你们切着吃。”我给母亲说着。

“那我给你留着！”母亲回答到。

结束了那晚的通话后，我又把西瓜的事抛在了脑后。那段时间工作有点忙，有两个周末都没有回家。有一天晚上，母亲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五个圆溜溜的西瓜，整齐地排在地上，配着一条语音：“我把剩下的四个西瓜全部摘了，我算了时间，从下地到现在有五十天，应该都熟了。我给你留着的，等你回来吃。”

“我给你留着！”，母亲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瓜叶，可是这一次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于母亲的挂念没有真正放在心上，我以为母亲会像我一样，随口一说，然后抛之脑后。我却忘了，一个母亲是不会对自己的孩子随口说说的，她们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

我想起了去年九月，母亲在山上捡到了几朵当地美味的野生菌，她兴奋地拍照给我，也说留着等我回去一起吃，最后硬是等了两天我放假回去一起吃。她不在乎菌子是否已经失去鲜美的味道，她觉得好的东西就要等着我回去。我又想起有一年，我给母亲带了一些芒果回去，走的时候专门叮嘱，芒果软了就吃，不要舍不得吃。结果，等我周末再次回家的时候，芒果还在那，有些已经坏了。

母亲难为情地说；“我想等着你们回来一起吃。”低下头，像个小孩，让我哭笑不得。

西瓜、野生菌、芒果本身不是什么贵重稀奇的物质，可是在母亲眼里，她有的，就要分给孩子，她可以等，等着孩子归来。

母亲没有很高的文化，说不出煽情华丽的词藻，她的爱都藏在一次次的等待和深深浅浅的皱纹里了。

我有时候会想，母爱到底是什么？

它是一棵瓜苗，被粗糙的手指摁进土里；是一瓢水，浇在干涸的土地上；是一个瓜，在夏日里给人丝丝清凉……

西瓜是有灵魂的，它们懂得母亲的等待。一天天，它们在烈日下膨胀，瓜皮渗出细细的甜香，像母亲积蓄的温柔，一点点充盈，直到快要溢出，她把那甜收着、封着，等我回去才打开。

母亲不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样的话，她只懂得——孩子让我种瓜，我就要好好种。孩子忙，没回来，我得留，我要等。这种等待，没有期限，没有条件，甚至不求结果。母亲等孩子，就像大地等雨水，就像种子等春天，是天性，是本能，是她的念想。

母爱无言，幻化成可以触摸的形状，圆圆的、甜甜的、沉沉的五个大西瓜。

本版投稿邮箱：Lsrbsfk@163.com